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易經解義卷十二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四百四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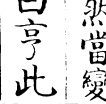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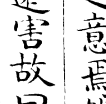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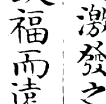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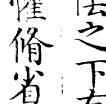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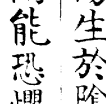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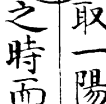
經部

日講易經解義卷十二



震下
震上

震取一陽生於陰之下有奮迅激發之意焉然當變動之時而能恐懼脩省則可致福而遠害故曰亨此卦以初為震主其餘諸爻各就其位以明處震之義耳六二守正於震來故復得也六三去不正於震時故无眚也九四沈溺於二陰故未光也六五中德自



守以恐懼為心故能易亂為治以危為安使无喪而
有事也人君致治也在一念之兢惕知其危則思保
危憂其害則思弭害故雖如上之陰柔而處震極猶
能早圖而无咎也觀震卦自上六之外別無凶者以
其有危懼之心無逸豫之志也然與其臨震而方懼
不如未震而豫防故境之震出於猝至者未可知也
心之震惕於平時者可自主也能以心御境境可無
患矣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此卦上下皆震一陽始生於二陰之下有突如其來
迅奮激發之義是當震而能動者也故名為震卦辭
言人心常存恐懼乃為致福之道也震來當震之來
時虩虩恐懼驚顧貌震驚百里以雷言也匕所以舉
鼎實薦則升於俎上鬯謂以秬黍酒和鬱金以灌地
降神不喪匕鬯存主有定也以長子言震為長男故
有長子之象文王繫震彖辭曰時至於震則變動不

寧若不可以得亨矣不知生全出於憂患而安樂得
於艱危震蓋自有亨之道焉震亨何如人當震之來
時苟能兢兢然恐懼脩省而不敢有一毫慢易之心
則圖維之周慮事之熟始於憂勤終於安適而一笑
一言皆啞啞自如矣雖或卒然之頃變起意外如雷
之奮擊百里之內莫不為之震驚然此中之主宰素
定身心泰然無改常度不猶長子之主祭者恪守所
主之重而不喪匕鬯乎震有亨道如此按震有自內

出者則為恐懼脩省有自外至者則為憂患災害然
聖人不恃震之不來而恃我有處震之道故兢業日
惕於神明抑畏時凜於夙夜蓋惟懼乃可以不懼惟
危乃可以不危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
無敢馳驅言其敬也若不知敬懼而以慢易乘之則
事變之來將惶惑而不知所措矣故臨大事而不失
者惟始終一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

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此彖傳是釋震彖辭以明震之所以亨也則法也出謂繼世而主祭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上當有不喪七鬯四字孔子釋震彖辭曰震而繫以亨者蓋人事之安危係於一心之敬怠心能震動則自有亨道不待言矣又云震來虩虩者蓋憂患災害自外而來惟心存戒懼不敢少寧則憂患消而安樂至恐雖非福

乃所以致福也又云笑言啞啞者蓋遇事而懼則審慮必極其精區畫必極其當一舉一動無不合於法則此所以得相安無事而笑言啞啞也所謂震驚百里者蓋言國家事變卒臨衆志搖動如雷震百里之內遠邇皆為之驚懼也當此時而有長子之責者乃能處之凝定不失所主則持重之德真足以負荷重器可以守宗廟社稷而為天地神人之祭主矣按易以乾為人君之象震為儲貳之象蓋能成其為子斯

無負其為君震之懼即乾之惕震之動即乾之健人情懼則畏威之念迫而省過之心生動則怠慢之氣祛而明作之功奮乾道之乘時御天長子之主鬯宗廟乾與震無二理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此象傳是言君子畏天之學也洊再也孔子釋震象曰雷聲至重洊則加厲震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為禍患之來皆人事所感召自非反身脩德何以格天而

弭災於是内存恐懼而作於心者罔敢有怠忽之時
外務脩省而見於事者罔敢有苟且之行戰戰兢兢
實圖率德改行以無負天心之仁愛斯處震之道得
矣按人未嘗無恐懼之時而恒不能盡脩省之實蓋
徒恐懼而不脩省則變至而憂慮百出變已而怠緩
自如矣君子則憂其變之來而恐懼以圖之於先思
其變之弭而脩省以救之於後所以能盡畏天之學
也昔周宣王遇災而懼側身脩行宋景公一言合道

熒惑退舍恐懼脩省誠人君挽回天心之要道哉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此一爻是言人能先事而戒則可以無患也周公繫震初爻曰初為成震之主處震之初是能常存敬畏而虩虩然恐懼脩省者如是則思患豫防始於懼而後可以不懼笑言啞啞安樂自如不亦吉乎孔子釋初象曰初九震來虩虩者豈終於恐懼乎蓋心存敬

惕之念自獲安適之休可以致福也笑言啞啞者豈
出於倖致乎蓋心當恐懼之後宰物之機已熟御事
之權已定自有處震之法則也按周公繫震初之辭
即文王之彖辭先儒言震為長子有主器之責文王
既以全彖當之周公專屬之初九何也初陽在下即
乾之潛龍古者天子之元子與公卿大夫元士之子
凡民之俊秀同齒讓於學宮為有君父在則禮然此
爻辭所以專屬之初九欲令後世知早諭教之道風

卷十二
愆之訓無逸之篇師保日陳於前也其餘諸爻則又各就其位以明處震之義焉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此一爻是言二為強暴所迫惟能自守則可以獲安也十萬曰億謂大也九陽數之極九陵言其極高也七日者卦位有六七乃更始事既終時既易也周公繫震二爻曰六二陰柔乘初九之剛以柔弱之資而

遇強梁之人是當震之來而危厲也且不但危厲而
已因怖懼而大喪其所持之貨貝且遠避而升于高
陵之上其不皇自安如此幸柔順中正足以自守所
遭雖為不幸而此心不為之亂及時過事平其所喪
者不待追求而七日自獲矣孔子釋二象曰震來厲
者蓋六二乘初九之剛以柔遇強力不相敵危厲之
來勢所必至豈德不足哉按陽剛之人多震動有為
陰柔之人多因循不振以柔乘剛往往得困固其宜

耳然能居中履正以退為進始雖有不克自全之憂
後自有復還故物之喜其喪也乃所以為得也六二
之勿逐自得其殆善處震者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此一爻是言三之無德致危因示以善反之術也蘇
蘇緩散自失之狀周公繫震三爻曰六三以陰居陽
不得其正是當危懼之時而猶行險僥倖罔知脩省
以致災難愈迫不勝其驚懼之心而精神渙散有蘇

蘇之象若能以此懼心而震動激厲去其不正以從
於正則難處之中尚有善處之術危者可以復安何
至於眚乎孔子釋三象曰凡人必有奮發之心斯無
怠緩之失三之震蘇蘇者由其處位不當失中正之
則是以皇恐失措至於蘇蘇也按三為危地當震懼
之來即以剛居之猶慮弗勝陰柔處此宜其操持不
固至於自失也然天下禍患之生無不可戡之道惟
懼其自暴自棄畏難苟安則終於不振耳何如奮發

有為而祛怠惰之習憂勤惕慮而勵脩省之圖安在
亂者不可反而治亡者不可轉而存乎聖人以震行
之道勵之其垂示者至矣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此一爻是言四之溺於晏安而不能振拔也遂泥陷
溺而不振之象周公繫震四爻曰九四處柔則失剛
健之道居四則無中正之德又陷於二陰之間載胥
及溺不克自拔則其往也將遂沉溺而不復起矣孔

子釋四象曰當震時而能自奮發庶幾不至於滯溺
今震而遂泥則終於幽暗而已豈能自耀於光明乎
按震為剛德之首初以剛居剛振動有為震之所以
亨也四亦為震之主而失剛不正錮於重陰處危難
而無退守之德欲震動而無奮勵之行則日就沈淪
終於柔闇震道亡矣春秋傳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
從古天姿高絕者徃徃以一端之嗜好不足亂其聰
明便辟之小人不足惑其神志而偶狎近之遂為所

中而不及覺矣所以具生知之材又必加以克己之學然後性行光而功業彰庶幾剛德常全而動無不亨也乎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此一爻是言五處危懼之時而德尚足以有為也億大也周公繫震五爻曰六五以陰柔而當震之時是懦弱之人履國家之變才既不足以振拔而勢又處

夫艱虞宜其往來皆厲無時而不危也然其所處得中才雖不足以濟時而德猶足以自守故能易危而安君德尚可復脩治道尚可復振大无所喪而又能有事也孔子釋五象曰六五震往來厲者言以柔弱之才而當此多難之秋其所行皆危厲也所行危厲而猶能以有事者以其實有中德於凡事之來皆恐懼脩省以處之知其危則思保其危憂其害則圖弭其害惟事事乃其有備不但止於无喪而已按當震

時非有才固不足以成功非有德亦不能以自守六
五居位得中雖不足於才而尚優於德故能兢兢業
業雖處厲而无喪蓋往來皆厲則更患多而慮事久
此多難所以興邦也其事在中則脩省密而偏倚消
此守正所以制變也惟其始於懼所以終於無懼人
君之一心豈非治亂所從出也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
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此一爻是言六才弱不足以當禍患而教其防之於
早也索索謂志氣消阻矍矍謂瞻顧徬徨征往也周
公繫震上爻曰上六純乎陰柔既無自守之操處乎
震極又當事變之衝是無才而遇大變者也故當震
動之來而志氣索索然以消阻瞻視矍矍然而徬徨
以是而往則中先自亂而無以御事之變其凶必矣
所以然者由處震極不能圖之於早也苟能思患預
防於震未及躬而于其鄰之時恐懼修省則患可弭

變可消自不至於索索矍矍之凶而可以无咎然以陰柔處震極雖能警言戒預備亦不免於意外之虞即如婚媾乃相親愛者且不免於有言況可晏然而不戒乎孔子釋上象曰震索索之見於外者實原於心之危懼而不自安也若中有主則豈至於是哉雖凶而得无咎者蓋天下之事防於未然者易為力制於已然者難為功今震方在鄰乃鄰所戒也及此時而畏之則有備無患又何咎矣按震卦自上六之外別

無凶者以有恐懼之心而無逸豫之志然與其臨震而方懼又不如未震而豫防晉士燮言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漢史稱魏相在宣帝時勅掾史按事郡國輒白盜賊風雨災變相輒奏言之欲其君知憂懼常如禍患之至可見聖明之主無時不凜淵冰之危忠愛之臣無日不陳綢繆之戒也全卦言處震之道莫切於此矣



艮下
艮上

艮取得止之義物皆有止而以止於理者為大焉聖
人欲人動靜皆止於理而不奪於內外物欲之私以
免於咎故卦辭予之以无咎六爻各不相應皆以人
身取象以明止善不遷之意初六以陰居下自無妄
動越分之失然其才柔質弱有不克終之慮非如四
之外無所感內無所動時止而止者故四之占但曰
无咎而初必利於永貞也若二之正已有餘而正人
不足三之強制於外而反動其心則又非止道之正

矣至於六五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者五為君位有
訓導天下之任本中正之德而出言有章皆止機也
然止之心力持之不永則止之功德亦積之不厚上
九能艮於終則通上下為一身合行止為一道有至
剛之德而不渝於久有至健之才而無倦於終艮之
極盛也大抵止之義貴合乎時初四時止而止則得
之二三時行而止則失之夫曰止其所者時即所之
屢遷所即時之貞一有得於時即有得於所無二義

也善止者隨境取之而已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此卦上下皆艮一陽止於二陰之上陽自下升極上而止有止於是而不進之義故名爲艮卦辭言君子動靜皆得其所止也艮止也背所當止之處文王繫艮彖辭曰天下之理合體用兼動靜莫不有當止之所猶人之一身惟背爲止也人惟不知所止往往內蔽於己私外奪於物欲斯不免於咎耳誠能惟理是

主而止於其當止焉有若良其背矣由是其靜也止
於所當靜之理湛然一太虛之體而已縱耳目口鼻
之欲為吾身不能無者終不得而累之也非不獲其
身乎何也知有理而不知有身即謂之忘身可也其
動也止於所當動之理廓然一太虛之用而已縱聲
色臭味之感為人所易動者終不得而移之也非行
其庭不見其人乎何也知有理而不知有人即謂之
忘人可也動靜皆定內外兩忘無時無事不合於理

有以盡己性而立人極矣復何咎哉按艮卦取象於山卦辭又取象於背天地之間雷風水火澤皆動惟山不動人身四體五官皆動惟背不動皆以明止之義也然所謂止者即止至善之義靜有至善動亦有至善體用原不相離孔子稱大舜無為而治恭己正南面固無為也舉十六相屏四凶大賞大刑而我心不動天下不驚亦無為也此正程氏所云靜亦定動亦定者聖學聖治至於艮而無以加矣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
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
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此彖傳是釋艮彖辭贊其能止之妙而推其得止之
驗也艮體篤實故有光明之義上下謂内外卦之六
爻敵應謂陽與陽敵陰與陰敵不相應也孔子釋艮
彖辭曰卦名為艮者蓋艮則止於理而不遷於義為
止也止之義何如人之行止各有其時而當止之理

又隨時而在故事物未交時乎當止則藏此理於無
形止其所當止也事物既接時乎當行則順此理以
推運行其所當行也夫止與行各止其所而不容易
故時行則行是動而止於理動不失其時矣時止則
止是靜而止於理靜不失其時矣動靜皆止一因乎
時而不以已與焉尚安有意必固我之蔽其道不亦
光明乎辭曰艮其背何哉凡人一身惟背為止艮其
止者言止其當止之所也以卦體言之凡爻陰與陽

應陽與陰應今卦之上下陰則皆陰陽則皆陽陰陽
各以敵應不相為偶各止其所而不相與也夫惟各
止其所是以內焉止於吾身之所知有理而不知其
身外焉止於應物之所知有理而不知有人能盡乎
止之道而无咎也按艮象獨稱光明者惟定乃明也
而定必由於知止不知止則胸次煩擾而日見其昏
昧如鑒之為塵所污而不能照物也能知止則中有
定向而日進於清明如水之不為風蕩而萬象皆涵

也異端曲說非不曰泰宇定而天光發又曰戒生定
定生慧然其所云定與戒者乃清淨寂滅而不知格
物窮理靜而無以立體動而無以致用豈吾儒內外
一貫之學也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此象傳是言君子能止其當止而心與理安也兼山
重山也孔子釋艮象曰上下皆艮兩山竝峙各止其
所艮之象也君子體之以道在天下凡內而身心外

而事物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乃為位也君子即其所
居之位而思之如君臣父子則各盡其道富貴貧賤
則各行其素他如在上則不侵下職在下則不奪上
權在左則不得涉右在右則不得干左自不至出乎
其外而有所思也如是則有得於各止其所之義矣
按生人所歷萬有不齊而莫不有一定之位稍出其
位即失其所當止然位雖一定而此中經綸變化與
時推移其道無窮又不可以不思大學言止仁止敬

止慈止孝止信視之似乎庸常而欲窮其理充其量則終身黽勉未能無歉於位之內安敢求多乎位之外哉故曰學然後知不足如此雖欲思出其位而有所不能矣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此一爻是言初能止於始而又勉以善終之道也周公繫艮初爻曰初六陰柔則無妄動之失居下則無越分之思是身一於理而嗜慾不以汨其心心安於

遇而外物不以移其性蓋當趾之地而能艮其趾者可以无咎矣然初陰才弱恬靜有餘而持守或不足又必即貞一之功而要之為終身之守一事一物此止推之萬事萬物亦此止庶幾久暫無間乃永貞而不變也何利如之孔子釋初象曰初六艮其趾者蓋至正之理本人所當止惟不知所止而失正者多矣初有知止之明而擇此正於始有欽止之功而守此正於終是能不失其正也按艮趾為止於初之象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當其發軔之日止得其正由此
事成功立可以堅久不廢矣然人之常情有初鮮終
始雖克慎厥止或半塗而偶喪焉故艮止非難永貞
為難周公於初曰永貞於上曰敦艮合初終以觀止
乃見止道之光明也夫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
聽也

此一爻是言二能守已而尚歉於有相之道也腓足

肚周公繫艮二爻曰六二當腓之處乃人身之易動者也而居中得正能自止其腓而不動如此則恬靜自守在我固止其所而無失矣然君子之學既貴於正已又貴於正人三為二之所隨上下之分久已相屬乃過剛不中以止乎上至於列彘熏心則匡救之責誠二之不可諉者顧以陰柔之資但能隨之不能拯之於心豈能自安乎是以其心不快也孔子釋二象曰不拯其隨固二柔弱而力不足之故然亦豈盡

其罪哉由三止於上不肖退聽乎二則下雖欲諫不能使上之必從其諫若之何其拯之也按程傳言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夫下之事上位無大小皆有持顛扶危之任有言不聽勉而隨之乃詭隨矣其可乎然拯雖在二從則在三三不能虛己以受善二亦無如之何是二過三亦過此又在上者之不可不知也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此一爻是言不當止而止欲強制其心而反動其心也限身上下之際即腰胯也夤贅脊骨列分裂也周公繫艮三爻曰道在天下時行時止不可膠固而不通如限在人可屈可伸當上下之衝而不可一於止者九三過剛不中據其一偏之見執於止而不知變是艮其限者也如是則事勢乖離物情睽隔若分裂其夤然夫却動求靜心豈能靜外既不合於人情內必不慊於心志其為危厲熏灼於心不安之甚矣孔

子釋三象曰止道貴乎得宜原不可以固執九三艮其限而不知變通自謂可以制心而豈知適以裂夤其危厲之勢必至熏心也按寂然不動者心之體固不可以徇物感而遂通者心之用又不可以絕物所以心日應事而常泰然未嘗以強制為止也九三以一奇橫於卦中有艮限之象以一陽間乎四陰有列夤之象限分上下夤列左右各止其所無相資相待之意故此心危厲而不安也由此推之天下猶一身

然君臣共治元首股肱謂之一體苟間隔不通則堂
陛朝野之間判然為二君澤何由下濟民隱何由上
聞欲以興起至治難矣其患可勝道哉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此一爻是言四得其所止而無私欲之累也周公繫
艮四爻曰六四以陰居陰時止而止凡一身之中思
不亂營官不亂役視聽言動與夫欲惡得喪俱無所
感於外亦無所動於中一於止而止者也為艮其身

之象如是則心與理俱靜不失時而此身皆止道光
明之身矣何咎之有孔子釋四象曰六四艮其身者
豈必絕天下之物而後為得所止哉蓋衆動萃於厥
躬而妄動亦起於厥躬惟是從躬之方動而有我之
私即止之而不行奚有躁妄之失乎按艮六爻皆於
人身取象而獨以身屬之四者以四入上體可合下
體為全身趾與腓與限主行輔主言言行有不得其
止者莫不歸咎於身艮其身則一身之行止動靜各

止於至善而不遷矣卦以不獲其身為无咎而爻以
艮其身為无咎蓋身失其所止則此身為味色聲臭
之身身得其所止則此身為踐形盡性之身豈有二
義哉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此一爻是美五之能謹言而推本於心之純也輔謂
輔頰言所從出周公繫艮五爻曰六五當輔之處正
言之所由出者而以陰居陽若不免有失言之悔今

止之於輔則有所制而發不苟理之不當言者固止而不言也即當言而言亦得其先後之次時之不可言者固止而不言也即可言而言亦協其緩急之宜有序如此又安有出口之悔哉孔子釋五象曰六五之艮其輔者由其以柔居中而有中德是心安乎理而不偏故言當乎理而不紊則言之大固本於心之一耳按言者人之心聲心之精微不能達者皆於言傳之五為君位有訓導天下之任布之為謨誥宣之

為令甲其係尤重高宗三年不言一言而四海咸仰
威王三年不言一言而齊國震驚庶幾此爻之艮其
輔而言有序者所謂王言惟作令莫不尊而信之也
乎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此一爻是言大人止於至善而不遷之學也周公繫
艮上爻曰上九以陽剛居艮之極則有誠實不妄之
德堅確固守之操但見心無一念不協於理理無一

息不安於心敦此止於靜專而理之涵於退藏者安
固而不搖敦此止於動直而理之達於時措者堅貞
而不易為敦艮之象信乎大人止善之學而吉也孔
子釋上象曰敦艮而得吉者蓋昧於所止不足以言
艮廢於半途不足以言敦上九心純而守固於理之
止於初者愈久而不變蓋不徒止於始而又能厚其
終此其所以吉也按自初至五為趾為腓為限為身
為輔莫不有當止之道聖人既各就其位而示其義

矣然止之心力持之也不永則止之功德積之也不厚上九能敦艮於終則通上下為一身合行止為一道有至剛之德而不渝於久有至健之才而無倦於終書之欽厥止大學之止至善皆在是矣其斯為艮之極盛也夫



艮下
巽上

卦以漸進為義以進得其正為善物知止則進得其正循序有節所以止也從容積累所以進也彖取象

女歸爻取象鴻女歸待聘鴻飛識時漸之義也卦本
乾坤三四往來陰進而止乎四九居五而得中下應
六二二四皆陰三五皆陽自二至五皆得正位而初
上二爻九以陽居上六以陰居下剛上柔下亦當其
位六爻中唯九三過剛無應所以有凶而尚有禦寇
之利以知君子立身處世凡事當以漸進學問以漸
進必無躡等輕浮之患出處以漸進必無躁進失身
之患然非有巽順從容之德不能漸非有艮止為之

主不能善巽柔之用故同一巽也中孚以巽乘兌上九翰音登於天則凶以其知上不知下巽而說也漸以巽乘艮上九鴻漸于逵則吉以其自卑而高巽而能止也

漸女歸吉利貞

此卦艮下巽上其未進也自止而不苟於進其方進也巽順而不急於進有漸進之義故名為漸卦辭言君子之進當以漸而得其正也女適人為歸故曰女

歸文王繫漸彖辭曰天下進之有漸莫如女歸六禮不備不敢行也君子之守已猶女子之守身其出身從人如女子之于歸禮備而後行則出處之分明而可以得吉矣然天下固有漸而未必正者今卦體自二至五位皆得正故其進也又必以正自持無枉道以徇人無曲學以阿世乃為利而靡失身之悔也按君子欲以道重天下必先以道重一身使稍有苟且必至屈已以干時躡等而犯義大節一失雖有過人

之才智而一遇存亡危急之秋其人必不可恃矣語
曰不貞之女必孕而不育不貞之士必賤而見棄明
君得此意以進退天下之士則人人皆以禮義廉耻
自防而患得患失之鄙夫豈敢復立於其朝哉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
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此彖傳是釋漸彖辭以明漸與正之交重也之進當
作漸進孔子釋漸彖辭曰卦名漸者蓋漸有漸進之

義也天下之漸進莫如女子之于歸君子漸進亦如
女歸然後可以得吉也辭言利貞者何哉以卦變言
之自渙而來下卦之九本居二而今進居三是以陽
居陽而得其位矣自旅而來上卦之九本居四而今
進居五是亦以陽居陽而得其位矣夫臣得其位而
無失其為臣君得其位而無失其為君則君臣道合
庶績咸熙而可以有功也所以然者以九得三位是
臣進以正九得五位是君進以正君臣皆得其正則

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自上及下自近
達遠不可以正邦乎夫進以正而可以成正邦之功
則進其可以不正耶所以貴於貞也然利貞之義不
獨卦變有之也卦體亦有之以二五言則二體皆得
其位之正止以五言則九五又得其位之中本諸身
措諸政者一皆剛而不過威而不猛寧有過不及之
差乎夫即其建中之善而表正之功自無不在矣是
亦利貞之義也夫抑漸進之義不特女歸有之也卦

德亦有之方其在下則自止而不妄動及其上進又
與順而不迫切以是而動則有以取重於天下而進
無所阻寧有窮乎夫即其不窮之動而止與之德徃
無不利矣謂非漸進之義也夫按國家登進人才本
以正邦而善俗君子在位乃有尊主庇民之效未有
不貞之士而可以圖功者也然君者又為臣之表人
君好尚一失其當守正持重者或見為迂疎而不喜
傾險躁妄者反以為有才而驟用倖進之端一開士

皆思爭先捷得躡踞高位有棄禮讓捐廉耻而不顧者矣誰肯自安於恬退哉此傳既言二五之得位而又獨重五之得中也故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此象傳是言君子脩己治人皆以漸而致也孔子釋漸象曰山上有木以漸而長漸之象也君子體之以德固不可不畜而至德淵深未可以一蹴到也必優游厭飫深造不已以使之自達而無躡踞等妄進之弊

則德以漸而畜矣俗固不可以不善而習俗染污未
可以旦夕化也必薰陶漸染教思無窮以使之自化
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則俗以漸而善矣按居德為脩
己之事善俗為治人之事德以漸而至此所謂始於
為士終於為聖也俗以漸而成此所謂日遷善而不
知所以化之也漸之義大矣哉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
咎也

此一爻是言始進之士無汲引之人也鴻水鳥往來
有時先後有序故六爻皆以取象于水涯也艮為少
男而居初故曰小子以喻士之新進者周公繫漸初
爻曰初六始進於下既未得其所安而上復無應則
又失其所藉為鴻漸于干之象蓋鴻之行有序而進
有漸水涯之地則非其所安也夫初以一介小臣漸
進之初動多掣杙且蒙譏被謗而有言語之傷似難
免於咎者然此乃遭時之窮於吾無所虧損雖不免

於危厲而可以无咎也孔子釋初象曰小子之厲似乎有咎矣然此乃時命之不偶上復無應而然非已
有以致之也故於義為无咎耳按爭名者於朝爭利
者於市相傾相軋無所不有此昔人以仕宦為危途
也而在始進則尤難賈誼見嫉於絳灌京房被讒於
牢石士方離蔬釋蹻而遽欲與人家國之事雖有効
忠之心安能免多口之懼哉士君子處此固宜量而
後入勿越次以求進勿率意以妄言而聖君在上亦

必念新進小臣易招尤謗常曲意以矜全之則孤立之士弗至蒙咎於盛世矣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此一爻是言二之德足以安其位而享其祿也磐大石也衎衎和樂之意周公繫漸二爻曰六二柔順中正進以其漸是抱德以待時而無躁進之失者上有九五之應則遭逢聖主而得以展布其謀猷矣故德稱其位而處之不危功以酬祿而享之不愧如鴻漸

于磐石之安而飲食衎衎和樂而自適也如是則得
君行道而正邦善俗勲業無以加焉其吉為何如乎
孔子釋二象曰六二之飲食衎衎非得之不以道也
惟其有德而得君則受祿於上皆其分之應得而不
為徒飽矣不然能免竊祿之誚乎按人臣事君曷取
乎漸進蓋涼德而居高則有具瞻之愧無功而享厚
則有尸祿之譏若漸之六二居天位享天祿而安之
以為固然者以其能措國家于磐石之安納人民於

燕衍之樂也詩美羔羊之大夫曰退食委蛇嘉伐檀
之君子曰不素餐兮其六二之謂歟苟或反是位則
竊位也食則伴食也未有竊位而能致君澤民者也
未有伴食而不妨賢黷貨者也人可不審所自處乎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
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
保也

此一爻是言三之無德無應而不得遂其進也陸高

平之地周公繫漸三爻曰九三過剛不中是鮮漸進之德而上無正應又少與進之人如鴻乃水鳥在陸則不得所安為鴻漸于陸之象故擬之於夫則為征而不復矣何也征行之事惟集衆可以成功而剛愎自用孰肯協力以從事其不復宜也擬之於婦則為孕而不育矣何也生育之功必陰陽之相濟而過用其剛陰不足以輔乎陽其不育宜也是皆凶之道也過剛之道無適而可庶幾用以禦寇則剛勇之氣或

可成克敵之功耳其不當用於漸進可知矣孔子釋
三象曰夫征不復者以其剛愎自用違衆獨立與羣
類乖離也婦孕不育者以其過剛不和如有陽而無
陰失其生育之道也利用御寇者蓋禦寇以剛則能
倡勇敢之氣使衆人同心協力以相保衛也按陰陽
之理當相應之位者為正不當相應之位者為邪九
三以剛而比六四之柔於夫婦之義為邪矣蓋以卦
體言巽女有歸艮男之象女歸之所以吉也以爻象

言四女無歸三男之理相比之所以凶也推之君臣朋友之間莫不皆然正不正之所關夫豈細故哉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此一爻是言四之危而能安示以寡過之道也鴻趾連不能握枝故不木棲桷平柯也周公繫漸四爻曰六四以陰柔之資乘九三之剛是人進居高位不幸在剛暴小人之上未免見逼而不得所安為鴻漸于

木之象然巽體柔順為能有以善處之則彼雖剛暴亦不得以加於我猶鴻漸于木而不得安或得木中之平柯而因以得所棲止也如是則始雖危而終不危亦可以无咎矣孔子釋四象曰六四或得其桷者以四性順而體巽順則謙冲而無忤於人巽則沈潛而克周於慮遇難處之人而有善處之道此其所以漸進而得安也按天下之事以剛愎自用處之鮮不不債者况對强暴之人居危懼之地乎惟貴而能下

智而能愚從容以釋其疑退遜以消其忌則不徒自全其一身而且克濟夫大事非有識者豈能見及此哉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此一爻是言五與二為正應始雖睽而終必合也陵高阜也婦謂二周公繫漸五爻曰九五居尊以臨天下鴻之漸于陵者也然君待臣以弘化猶夫待婦以

生育六二為五之正應乃三四小人從中間之不得相合以成治功如婦之三歲不孕者然但邪不能勝正一時雖若阻隔久之自然會遇彼三與四豈能奪其正乎故終莫之勝而吉也孔子釋五象曰上下交而德業成五之素願也特為三四所間未得即遂耳今終莫之勝而吉則君臣遇合而治化可成夙昔之志於是乎酬矣按三五二爻皆言婦三以四為婦非正也婦雖孕而不敢育故凶五以二為婦正也婦雖

不孕而終莫勝故吉可見天下吉凶之理不越正不正兩途而君臣遇合尤不可以或苟二當羣情躁進之時卓然自守是寧從正道之難而不肯趨捷徑之易者正邦善俗非斯人奚賴五之得二其吉宜矣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此一爻是言有德而高蹈者其風世之功甚大也陸當作逵謂雲路也周公繫漸上爻曰上九居漸之極

所處至高出乎人位之外是真超然物表而為賢達之極致也有鴻漸于雲達之象雖天下之人未得蒙其實德之惠然清風亮節足以激頑起懦而立斯世之坊表如鴻之羽可用為儀身雖不用而其道未嘗無用吉何如哉孔子釋上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者蓋天下之人有志於富貴則富貴亂之有志於功名則功名亂之上之志卓然獨立有非富貴功名所能亂者宜其節著於一時而風垂於後世也按時至末

季士知進而不知退羨於寵利貪於勢位習以成俗
在上者非表章一二高世絕俗矚然不溜之士不能
起其冥頑而消其奔競古之帝王如唐堯讓位於許
由成湯問道於務光高帝降心於四皓光武屈體於
嚴陵豈徒崇尚匹夫之節已哉實見頽俗非斯人莫
挽名教非斯人莫興一人之制行而天下之治亂因
之漸遠之功不在漸磐之下也人知有用之用而不
知無用之用更大漸爰以是終焉有以也夫



兌下
震上

兌女在內震男在外男動女說以女說男不得其正
六爻二四陰位而居陽三五陽位而居陰自二至五
位皆不正初與上雖當陰陽之位而陽下陰上亦為
失位且三本柔而乘二之剛四本剛而為五所乘剛
柔易位內外倒置故彖辭為征凶無攸利然歸妹雖
為凶占而歸亦有辨所歸果賢女歸即是男女大義
若非中非正之女其害乃不可勝言初九有陽剛之

德是處卑位而能盡其常職故彖云征凶而又云征吉二五得中為歸之正三不得位而乘剛上為女歸之終而無應故皆不吉四雖震主而不得位故有愆彖辭之皆為凶占者乃防禁之辭究言其一失所歸其害必至於此也按咸與歸妹皆男女之說止而說則為咸動以說則為歸妹情同而動止異是以咸則取女吉而歸妹則征凶也

歸妹征凶无攸利

此卦兌下震上以兌少女而從震長男男動而女說
又以說而動皆有男說女女從男之義故名歸妹卦
辭言男女之合不以正也婦人謂嫁曰歸妹少女也
文王繫歸妹彖辭曰男女之交人道所不能無必求
諸禮而允協然後可以無敝此卦以說而動既非吉
利之道矣况自二至五位皆不正則是男不能肅倡
導之綱女不能遵柔順之範正家之節此其失矣征
其免於凶乎三五兩爻皆以柔乘剛則是陽不能制

乎陰而陰乃敢陵乎陽尊卑之序此其紊矣又安往而利乎按王者正天下之道必托始於閨門閨門之事有取女必有歸妹取女固欲其吉則歸妹豈聽其凶而此卦既言征凶又言无攸利者正欲使人知其凶則思所以去凶而從吉知其不利則思所以遠害而全利恐懼脩省以嚴制其說動之情而漸漬於禮義之化庶幾他日無女謁之禍聖人繫辭之意切矣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

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
柔乘剛也

此彖傳是釋歸妹彖辭以明歸妹之義也孔子釋歸
妹彖辭曰歸妹之義豈細故哉蓋男女配合古今不
易之經天地之大義也何以見之天地不相交感則
萬物不興男女不相交感則人道滅息是歸妹雖為
女道之終而生育實為人道之始歸妹所係之重如
此謂非天地之大義乎然此卦之名歸妹者非以男

室女家之常理而言也蓋以順為正者固妾婦從夫之道而有待後行者又女子于歸之常卦惟以說而動則牽於情欲之私而不由於理義之合男女皆為不正而女尤為可醜此所以為歸妹也辭曰征凶者蓋人之相與正則吉不正則凶卦體自二至五位皆不當則男不能以正率乎女女不能以正從乎男而廉耻之閑將至廢棄而不顧此所以凶也又曰无攸利者蓋人之相與得其分則利失其分則不利卦體

三五兩爻皆以柔乘剛則男不能制乎女女反得制乎男而尊卑之分必致陵夷而莫救此所以无攸利也凡此皆失終始之道矣夫豈天地之大義哉按陰陽交感之常男女配合之理聖賢與凡庶豈有二致所重者發乎情止乎禮義耳有禮義以制其情則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閨門肅而治化成無禮義以制其情則男牽欲而失其剛女恃寵而忘其順德業傷而身名壞一念之分而是非成敗係焉其可不為

之深微哉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此象傳是言君子始合之當以正而後能永其終也
孔子釋歸妹象曰澤上有雷雷動則澤隨如女子之
隨男而動歸妹之象也君子體此謹於夫婦之道必
正其始而後可以善其終苟始合不以正知其終必
有乖離之敝是以重以為戒而必謹始以善後也按
天下之事莫不貴其有終以為可久之道然事之有

終者不於其終之日而見也必有其所由始惟始之得正而不以不正繼之則正其始而後無鮮終之憂矣故曰男女之合不以正以色幸者色衰而愛必弛君臣之合不以正以寵進者寵盡而恩必竭慎厥終惟其始豈不然哉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此一爻是言女子有賢正之德雖不得位而亦可以

著承助之功也。娣從嫡以適人者，所謂媵也。周公繫歸妹初爻曰：「女子從人，惟居上有應者，乃為正嫡。」初九居下而無正應，則其歸於人也不過為娣之賤而已。故徒有陽剛之德，亦止淑慎其身以承助其嫡，而不能大有所為，猶跛能履而不足以行遠也。然雖止於承助其嫡而於分之所當然則已盡矣。故征而吉焉。孔子釋初象曰：「女德以恒為貴。」初在歸妹之時，固為娣矣。然九為陽剛，則是女子之有恒德者也。其跛

能履吉者正惟有是恒久之德則雖不得主其功而亦可以著承助之效此其所以吉也按生人所稟陽為淑而陰為慝故男子得陰必為柔媚之夫女子得陽亦稱賢明之婦此陽之所以為可尊也聖人於陰陽之分必為之著其貴賤美惡者豈偶然哉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此一爻是言賢女不得所配但當固守其正也周公繫歸妹二爻曰初九女賢而非正嫡僅能承助其上

而已九二陽剛得中是女賢而為正室者也乃所應之五反陰柔不正則刑家無主而內助之功不能以大成矣如眇而視不及遠也然豈可以所應非良而遂易其賢正哉亦如幽人不偶於時而抱道以守其貞可也蓋幽人不以時之不偶而變其道女子不以夫之不良而改其節一也孔子釋二象曰抱道守正而不改其常此乃幽人之事今二亦固守其賢正之德而不改其常與幽人之貞同也若或少改其常則

亦何所取哉按聖主賢臣相得而彰哲夫淑女相資
乃益此皆古今盛事所以讀二典之書而愾慕乎都
兪之風頌周南之什而企羨乎好逑之樂也然遇有
不齊而節無可變從一而終者女子之常故綠衣之
詩曰我思古人俾無訖兮席珍而處者士人之常故
考槃之詩曰獨寐寤宿永矢弗告亦盡其在我者而
已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此一爻是言女之不正而為人所賤也須待也周公
繫歸妹三爻曰女子之德莫善於正莫不善於不正
六三陰柔不中正既非婦順之善為說之主又動情
欲之私是女德不貞人莫之取故未得所適而姑待
之待之不得而反歸為娣也然則為女子者豈可不
出於正乎孔子釋三象曰歸妹以須者以三陰柔而
處位不當急於待人而字失女子之正道故人亦莫
之取也蓋貴賤之權操乎人而可貴可賤之理則實

操於己是以天爵在我則予奪不能以外加人爵在人斯榮辱不能以自主六三本非賤者而急於從人則先自賤矣自賤而人不賤之者未之有也彼欲速而好進甘於卑下而卒為人所鄙者亦何異於反歸為娣者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此一爻是言女之賢者不輕於從人而終得所配也愆期謂過期周公繫歸妹四爻曰九四陽剛有賢正

之德居上體有貴重之義而無正應未獲佳配故不輕於從人而寧愆其婚姻之期也然其所以如是者蓋在遲歸以待所歸之時庶幾可得良偶不負夙昔之志而已孔子釋四象曰九四所以愆期者豈終於不行乎蓋天下無無偶之物時至有必行之理窺其隱志蓋欲有待而後行也有待而行決不至有輕身之悔矣按女子守貞而後字士人抱道以待時其理一也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得君行道豈不切

於中懷而兢兢出處之際者正恐枉尺未必能直尋
脩之數十年而壞之一旦也故曰君擇臣臣亦擇君
惟其不輕於致身方能盡忠於所事古之人當拜爵
之始而預卜其畢生建豎大過人者殆以此已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
也

此一爻是美女德之盛而能宜家也君女君也周公

繫歸妹五爻曰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是尚德而不貴飾者為帝女下嫁而服不盛之象夫女子貴飾人情所同乃其君服飾之盛反不如其娣之盛者是但知謙降以從禮而不事乎容飾也夫以至尊貴之女尚禮而不事乎容飾則女德之盛無美不備如月之幾望而蔑以加矣宜家正位何吉如之孔子釋五象曰富貴崇高之家莫不為驕奢美麗之飾而六五帝乙歸妹反不如其娣之袂良何也蓋內既重則視

外必輕五居上卦之中是其中德自有可貴者以其
可貴之德而行則不文之文足以貴其躬矣又何貴
於飾乎按女之所貴者在德而不在飾惟所貴在德
則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於動靜詩
美南國之夫人曰被之僮僮王姬之下嫁曰曷不肅
雖皆所以言其德之盛也推而言之人君屈已下賢
以誠不以文者其意實同於此蓋九二具剛中之德
本有素絲之風六五有柔中之德克盡緇衣之好誠

意交孚賢者未有不樂為之用者矣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此一爻是言婚道之未成者大倫所由廢也筐竹器承筐謂約婚之禮刲羊謂約娶之禮周公繫歸妹上爻曰上六以陰柔居歸妹之終而無應陰柔則非賢正之女無應則過桃夭之時而莫有以之為家者矣夫婚姻之禮女子之嫁筐筐以廟見男子之娶刲羊

以告廟今女之承筐是將而无幣帛為之實士之宴
其新婚而刲羊未見其血焉是則女不成嫁士不成
娶違室家之願而廢天地之大義矣何所利乎孔子
釋上象曰上六承筐而无實則所承者虛筐而已虛
筐足以成女之嫁乎此所以為約婚而不終者也其
无攸利宜矣按先儒言曰士曰女未成為夫婦也先
女而後士罪在女也其實出身從人責專在己陰險
輕躁之夫但知進而不知退一旦為人所棄其不蒙

玷而召辱者幾希矣然使終於見棄不過其人之耻
倘或誤售於世譬諸鮮節之女忽操家政必至踰閑
蕩檢不貽中菁之羞必啟司晨之禍其害可勝道哉
上六占辭无攸利與彖同是歸妹之不利上六獨當
之矣



離下
震上

卦以明動相資為義離明主之而震動將之致豐之
本即保豐之道初九明之初九四動之初同為陽剛

相須以成其用故曰配與他處之以應為配者不同
他卦應爻皆貴陰陽相配獨豐九三以至明之體應
上六之至暗剛為柔掩故有見沫折肱之象也六五
體本柔暗六二應之九四比之而皆有豐部見斗之
象至六五本爻而曰來章有慶譽吉者蓋六五為豐
之主居震之中六二文明中正乃大賢在下者為之
正應五能屈已下賢而來致之即有明動相資之益
非豐部見斗之說矣按卦為豐亨之象而爻多警言戒

之辭深慮豐之不可長保必在明以善動動合至明
撤蔀屋之蔽取來章之益則盈虛消息皆自我操而
常如日中之照天下矣蘇軾曰豐者至足之辭也足
則餘餘則溢聖人處之以不足而安所求餘故聖人
無豐豐非聖人之事也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此卦離下震上以明而動明足以照動足以亨皆致
豐之道故名為豐卦辭言人君當天運之隆宜持盈

而脩人事也假至也文王繫豐彖辭曰豐當時勢盛大之會居天位而富四海天下一統治化四訖豐固亨之時矣夫豐亨之時人民之繁庶事物之殷盛雖為可喜而盛極即為衰之所伏此固可憂者也然王者至此徒憂亦何益乎但能持盈戒滿守常而不至過盛如日之中天而不是焉則明之所及無所不照可以永保其豐矣按豐者盛滿之象似無可憂而曰有憂道焉憂其極盛而難保耳蓋造化無滿而不損

之理惟人君時時以此為懼而不敢存侈肆之心然
後大業可以常守而勿墜朱熹謂如捧盤水戰兢自
持方無傾側滿溢之患所謂能憂者決不至於有憂
矣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
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此彖傳是釋豐彖辭以明保豐之道也孔子釋豐彖

辭曰卦名豐者是車書歸於一統禮明樂備物阜民
安治功盛大之謂也然何以致此哉卦德離明震動
明則察物而無遺動則振作而成務二者相合故事
無不立而功無不成此其所以為豐也辭云王假之
者蓋王者當豐大之時事有可為而力足自擅則其
志欲日廣制度規為自然尚大而有不安於狹小之
勢是以有憂道也又云勿憂宜日中者言王者守國
常如極盛之時則志氣清明百務脩舉而有以徧照

乎天下也蓋日惟中方能照萬物君守中乃能照天
下一或過盛而不能常中則遺於所照之外者多矣
豈人主之所宜乎如是者何也蓋嘗推盛衰之理而
確知中之不可過矣日以中為盛日之既中未有不
昃者也月以盈為盛月之既盈未有不食者也豈惟
日月雖天地之大其盈虛亦隨乎時時乎息也則氣
機變化萬物顯諸仁而天地盈矣時乎消也則氣機
收斂萬物藏諸用而天地虛矣時之所在天地尚不

能違而況人事者不出於天地之外也治亂相尋其能以常盈乎鬼神者不過為天地之用也屈伸相感其又能以常盈乎盛衰之理無在不然此王者保豐之治宜守中而不可過也歟大抵豐亨豫大之時君臣上下不期侈而自侈豈獨常人為然賢智之辟乃有更甚者非不明也而過乎明則鋪張揚厲之念生矣非不動也而過乎動則好大喜功之舉多矣驕心一生何所不至故聖人急急惕之以憂若曰世之所

謂安者乃危之伏也世之所謂治者乃亂之機也蓋先奪其所恃而後可告以持盈保泰之實事也語云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天佑下民作之君正欲其勞而豈貽之以逸也哉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此象傳是言君子法天之威明以治獄也折謂剖斷其曲直致謂推致其重輕孔子釋豐象曰雷電皆至威照並行盛大之勢豐之象也君子以為獄者天下

之大命而刑者一成而不變者也故於獄之未決則
取雷之明以折其獄剖斷其曲直而必得其情實惟
明克允也獄之既成則取雷之威以致其刑推極其
輕重而必當其罪惡惟斷乃成也夫明以折獄威以
致刑則用法平允而天下無冤民矣此保豐之道也
按噬嗑明在上威在下是明得事理民未有罪而先
立法於此以待異日之用故曰明罰勅法豐威在上
明在下是用法時能洞悉下情而上之用威方無過

差故曰折獄致刑然則王者之用刑雖云威照竝用而又必以明為主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此一爻是言人貴相資之益而不可恃才以求勝也配主指九四旬均也周公繫豐初爻曰天下之相應者如陰應乎陽柔從乎剛常非均敵初九與九四同為陽剛則彼此適均宜其不相得矣然致豐之道非

明無以照非動無以行原相資也今以初九之明而
遇九四之動則明足以灼其理而動又足以致其用
是四乃初之配主也雖勢分才力似不相下而德實
相成則何咎哉由此而徃何功不立何事不濟而且
有尚矣孔子釋初象曰初之與四雖皆陽剛而明動
相資固可無咎矣然與人共事凡遇才力之均者必
虛心以下之庶可以成天下之功也使或萌一求勝
之心而欲出其上是為過旬則將相忌相仇而災患

隨之矣按人臣事君協恭和衷則相濟而成功負氣
爭能則相厄而兩敗漢之盛也魏相以嚴總職丙吉
以寬治民未嘗以寬嚴相左也唐之興也房玄齡善
謀杜如晦善斷夫且以謀斷交資也此皆一心為公
而視人之有技若已有之安有媚嫉為懷彼此傾軋
以致禍延於國者乎為人君者務求公忠無私之士
而用之庶可化偏黨之弊而收師濟之效矣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

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此一爻是言人臣事君當積誠以為感悟之本也部
障蔽也周公繫豐二爻曰六二當豐之時為離之主
是人臣之有明德者而上應六五柔暗之君非不竭
智盡力而無如忠愛雖切終不能自達於上正猶豐
大其蔀屋而日中之至明反可以見斗是太陽無光
其昏已甚矣使不度其勢之不可而徃從之遽欲釋
其惑以開其蔽則反重君之猜疑以取疾害而已惟

在積誠意以感發之艱難有所不辭讒謗有所不懼
祇此恪恭震動一念歷久而不渝庶蔽可開而惑可釋
君心不患其難格也不亦吉乎孔子釋二象曰人君之
蔽雖難以口舌爭而其本來之明未有不可發者特
積誠未至不足以感動之耳所謂有孚發若者正言
一於孚信以感發君志而行其道也事君者可不勉
哉按君臣之誼根於天性人臣効忠於主不顧事之
濟否而徒欲博一己之名高即此念不可以對衾影

安可以對吾君宜乎方員枘鑿之不相入也夫事君如事親然故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古來最闇者莫若大舜之親舜惟夔夔齊慄而親自允若由此觀之天下第有不盡職之臣子安有不感格之君父哉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此一爻是言人之有德而不見用於時也沛當作施

謂幡幔也沫小星周公繫豐三爻曰九三居明體之上本至明者也乃至明而應上六之至暗是在我之明反為所蔽而不能以自達為豐其沛日中見沫之象夫豐沛則障蔽更甚於部所以沫之小星雖日中而亦見也若是則在己之明亦歸於廢棄而置之無用之地又為折其右肱之象然此非己之不明乃人之不能用其明所遇非其主耳於三何咎焉孔子釋三象曰賢臣必遇明主斯可有為於天下豐其沛

者是以己之明而反為人所蔽終不能成濟豐之大
事也折其右肱者三之才本足為當世用乃因時而
廢亦終於無用而已何其所遇之窮哉按豐之道必
明動相資而成三以陽剛之體應上陰柔處震之終
止而不動上無可發之明欲為而無所賴三亦何所
自見其明乎夫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必元首有明聖
之德而後股肱奏匡濟之功觀乎此爻而知聖人責
難於在上者至矣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此一爻是教人援同德以偕進斯可共濟天下之事也夷謂等夷指初九周公繫豐四爻曰九四以陽剛當豐之時而上比六五柔暗之君諫則不行言則不聽雖有明德為所蔽而不得達與六二同亦為豐其蔀日中見斗之象然君心未明惟在所養一人正之則不足衆賢輔之則有餘幸初九同一陽剛之德乃

其等夷四與之同心協力共匡君德庶暗昧可啓豐
亨可保其道得吉也孔子釋四象曰豐其蔀而明不
得達者由其近六五之柔暗非所處而處居位之不
當也日中見斗者處非其位則以己之明投人之暗
而反為所蔽是以幽暗而不明也所謂一人正之不
足者也遇其夷主者已不足以啓人之暗猶喜藉初
之力以共濟庶幾事尚可為而以吉行也所謂衆賢
輔之有餘者也按書言昔在文武小大之臣咸懷忠

良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信乎助成主德非一士之功也而其權則操之大臣昔趙烈侯欲賞歌者其相公仲連進士牛畜荀欣徐越令侍左右烈侯悅之曰歌者之田且止如連者可謂善格君者矣是知大臣之道全在以人事君人君在上但觀大臣之能進士與否而其賢不賢可概見已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此一爻是言人君能用賢以保豐也周公繫鼎五爻

曰君道貴於明而病於暗然所謂明者非必盡取之
已而足也六五質雖柔暗若能屈已下人而來致章
明之賢資人之明以為明藉人之哲以為哲則羣材
豫附自足以享豐亨之慶而流美譽於天下是身安
而豐可長保也吉何如哉孔子釋五象曰六五之來
章而吉者蓋能招來賢士以輔已德其效豈止有美
譽而已乎實得用賢之利可以長享其豐而有慶也
按人君之德莫貴於明但自恃一人之明其明小能

用天下之明其明大此非獨為豐之六五言也稽於
衆舍已從人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古之聖王莫不皆
然矣然又云兼聽則明偏聽則暗達四聰明四目議
必集夫盈廷之公論必採夫國人之衆方可去其偏
而得其兼不然所信任者或非其人必至欲用人而
反為人用此求明而愈失其明安能免豐部豐沛之
憂哉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間其無人三歲不覿凶象

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閒其无人自藏也

此一爻是言昏暗之極而不能自反也藏謂障蔽周公繫豐上爻曰上六以陰柔之質居豐極而處動終是當四海無虞承平日久乃恃才妄作好大喜功明極而反暗者也其居高自蔽之象如豐其屋而蔀其家者夫居豐大而高亢昏暗自絕於人人誰與之如闕其戶閒靜無人直至三歲之久而終不覿人也迷而不知自反則障蔽已深其凶甚矣孔子釋上象曰

豐其屋者言其居豐之極懷滿假之心處動之終負
驕盈之氣若屋之高而翔於天際也聞其無人者豈
果無人乎自為障蔽暗而不見人也以亢自居至於
久而一无所覲豐其可恃乎哉按上六一爻正與六
五相反以五能用人之明以為己之明上舍人之明
而適以絕己之明也然其病不在艱難多故之時而
在晏安無事之日蓋昇平既奏驕侈必生正直之士
日遠而諂諛之人日進雖欲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必

不可得无人不覲凶斯至矣聖人知有天下者豐業
已成則豐屋蔀家之事勢所必至故特危辭以戒之
敬怠之幾出此入彼而治忽判焉可不慎歟

日講易經解義卷十二

謹案第十六頁後一行泰宇定而天光發刊本泰
宇訛宇泰今改

第五十四頁後一行故見志不從刊本見訛諫據
論語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錄舉人臣陳紹貴